

选择决定成长 阅读决定人生

彩插励志版

注音释义，扫除字词障碍

批注点评，扫除理解障碍

成长启示，扫除感悟障碍



FU ER MO SI TAN AN JI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著

闻钟 主编

新课标必读名著

阅读最大的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阅读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阅读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无障碍阅读

[美] 彼得·艾克什兰 校译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无障碍阅读



新课标必读名著·彩插励志版

Xinkebiao Bidu Mingzhu Caicha Lizhiban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集 / (英)柯南·道尔著;童趣出版
有限公司编.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3

(新课标必读名著:彩插励志版)

ISBN 978-7-115-34630-8

I. ①福… II. ①柯… ②童…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缩写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1836 号

新课标必读名著·彩插励志版

福尔摩斯探案集

主 编:闻 钟

特约编辑:陈 敏

责任编辑:刘 娅

封面设计:308 设计

责任校对:刘运东

编: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出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邮电出版大厦(100164)

网 址:www.childrenfun.com.cn

读者热线:010-81054177

经销电话:010-81054120

印 刷: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20×1280 1/16

印 张:1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5-34630-8

定 价:17.8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联系读者服务部:010-81054177。

目 录

红发会	1
蓝宝石案	22
银色马	41
身份案	59
绿玉皇冠案	77
五个橘核	101
黄面人	118
波希米亚丑闻	131
斑点带子案	152
海军协定	174
工程师大拇指案	193
最后一案	213
延伸阅读	225
★本书名言记录	225

相关名言链接	226
作者名片	227
人物名片	227
读后感例文	228
知识考点	231
参考答案	233

红发会

《红发会》是阿瑟·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一个短篇，讲述了福尔摩斯从一份红发会的广告开始，到最后破获一个犯罪团伙作案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事呢？

导读

去年的秋季，有一天，福尔摩斯正同一位身材矮胖、面色红润、头发火红的老先生交谈，华生没敲门便走进屋里，当他因为自己行为唐突准备退出来时，福尔摩斯出其不意地一把将他拽住，亲切地说：

“我亲爱的华生，你这时候来真是再好不过了！”

“请原谅我的冒失，我怕你在忙着。”华生礼貌地说。

“不，不。威尔逊先生，”福尔摩斯把华生介绍给红发人，“这位是我的伙伴和助手华生大夫，他协助我卓有成效地处理过许多案件。”

威尔逊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欠身向华生笑着点头致意。福尔摩斯让华生坐到长靠背椅上。

“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说，“他和你一样，喜欢的不是单调乏味的平凡生活，而喜欢去追逐稀奇古怪的生活趣事。如果你肯留下，我想你将会为我许许多多的、小小的冒险事业增光添彩。”

“我确实愿意做你的帮手。”

“这位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今天上午是专程来看我的，他给我讲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福尔摩斯说，“你已听我说过，最离奇、最独特的事物往往不是和较大的罪行而是和较小的罪行有联系，而且有时确实可以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犯了罪。”

“一般来说，当我听到一些稍微能够说明事情经过的情节时，我总是用几千个我能想得起来的其他类似案件来引导我自己。这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深信这些事实是独特的。”福尔摩斯接着说，“威尔逊先生，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细节吗？”

这位委托人挺起胸来，显得有点儿骄傲的样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破的报纸，把它平放在膝盖上，俯首向前看着上面的广告栏。看样子这人是个普普通通的英国商人，肥肥胖胖，样子浮夸，动作迟钝。他穿着一条松垂的灰格子长裤，一件不太干净的燕尾服，前面的扣子没扣，里面穿着一件土褐色的背心。在他的椅子旁边有一顶破损的礼帽和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大衣的绒线领子已经有点儿皱褶，而且他的神情显得有些恼怒。

福尔摩斯看到华生从头到脚地打量他的客人，便补充说：“他干过一段时间的体力活，吸鼻烟，是共济会会员，到过

中国，最近写过不少东西。”

“我的上帝！”威尔逊从座椅上突然挺直身子，惊诧地说，“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呢？比如，你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那是像福音一样千真万确，我最初就是在船上当木匠的。”

福尔摩斯说：“先生，你看你的手，右手比左手大多了，就知道你是用右手干体力活的人。”

“唔，那么吸鼻烟和共济会会员呢？”

“我不会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不愿把你的理解力看低了，何况你还不顾你们团体的严格规定，带了一个弓形指南针模样的别针呢。”

“噢，是喽，我忘了这个。可是写作呢？”

“那是你的袖子告诉我的，你右手的袖子上足有五寸长的地方闪闪发光，而左袖靠近手腕、经常贴在桌子上的地方还打了个整洁的补丁。”

“那么，中国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右手腕上一点的方向有文刺的鱼，只能是在中国干的。我对文身曾做过一番研究，甚至还写过这类题材的稿子。用细腻的粉红色给大小不等的鱼着色这种绝技，只有中国才有。此外，你的表链上还挂着一枚中国钱币。所以，便一目了然。”

威尔逊大笑起来，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福尔摩斯会有这样的神机妙算，但他说：“似乎说穿了又没什么奥妙。”

“威尔逊先生，你还能找到那个广告吗？”

“不用找，就在我这里呢。”回话时，他用又粗又红的手指



正指着那栏广告的中央。他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广告就在这儿，它是整个事情的起因。先生，你们自己读好了。”

华生从威尔逊手里接过报纸，念道：“红发会：由于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已故黎巴嫩人伊奇基亚·霍普金斯的遗赠，现在留有另一空职，凡红发会会员都有资格申请。薪金为每周四英镑，工作则实系挂名而已。凡是年满二十一岁、身体健康、智力健全的都符合条件。欲应聘者请于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到舰队街教皇院7号红发会办公室邓肯·罗斯处提出申请为荷。”

念完广告，华生仍然疑惑不解（因为有疑问而困惑、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却坐在椅子上笑个不停，他高兴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这个广告很不寻常。好了，威尔逊先生，请讲讲你所知道的一切吧。华生，你先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下来。”福尔摩斯说。

“这是1890年4月27日的《纪事年报》，正好是两个月以前的。”华生说。

“好。讲吧，威尔逊先生。”福尔摩斯说。

“唔，先生，福尔摩斯先生。”红发人用手不停地拭着前额说。

“我在市区附近的萨克斯·科伯格广场开了个小当铺。那个买卖不大，近年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过去还有能力雇两个小伙子，现在连一个也雇不起了，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伙计为学会做这个买卖而自愿只拿一半工资的话。”

“这位乐于助人的好伙计叫什么名字？”福尔摩斯问。

“他叫文森特·斯波尔丁。”威尔逊先生说，“他的生活本来可以过得更好些，可是，不管怎么讲，既然他自愿为我干活，我又何必要劝他多长几个心眼呢？”

“这人真有点儿怪，大钱不赚，赚小钱。我不知道你的伙计是不是和你的广告一样，很不一般，让人费解呢？”福尔摩斯疑惑地说。

“不，不，先生，这个人绝没有什么坏心眼。他也有他的毛病，整天迷在照相里，照完了就跑到地下室去洗，洗完了又照，像个兔子似的蹦进蹦出。但是，总的来说，他是个好工人。”威尔逊替他的伙计辩解道。

“我猜想，他现在还是和你在一起吧？”

“是的，先生。除他以外，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替我洗衣做饭的。我没结过婚，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我们住在一起。”威尔逊显得挺高兴。

威尔逊接着说，最让他伤脑筋的是那个广告。八个星期前，斯波尔丁来到办公室拿着广告对他说，他想当个红发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红发会现在又有了个空缺，谁要是得到这个职位，那简直是发了大财。威尔逊说自己是个深居简出的人，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红发会，但他总是乐意听到点儿新消息。斯波尔丁替掌柜的着急，说只有威尔逊先生才有资格顶缺。威尔逊听后乐滋滋的，想到额外的一年两百英镑的收入，他高兴地让伙计给他详细介绍介绍。

斯波尔丁说，据他了解，红发会的发起人是一位名叫伊奇基亚·霍普金斯的美国百万富翁。这个人作风很奇怪，因为他自己是红头发，所以对所有的红发人都怀着深厚的感



情。他死后大家才知道，他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他的委托人处理，他留下遗嘱，要用他遗产的利息让红头发的男子有个舒适的差事，让红发人钱赚得多，工作干得轻松。

“照你这么说，只要是红发人都可以申请，那申请人岂不是数以百万计吗？”威尔逊问伙计。小伙计说，不会的，因为红发会有两个规定：一要是成年男子，二必须是伦敦人，而且头发要火红火红的，或深或浅都不行。

“先生们，”威尔逊对福尔摩斯和华生说，“正如你们看见的一样，我的头发真是鲜红鲜红，没有一丝杂色。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为了得到这个职位需要竞争一下的话，那么我要比任何人都更有希望。文森特·斯波尔丁似乎对这桩事很了解，所以我想，他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于是，我就叫他把百叶窗关上，马上跟我一起走。他非常高兴能得到一个休假日，我们就这样停了业，向广告上登的那个地址出发。”

“说实在的，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那样的情景了。”威尔逊对福尔摩斯说。

“那些头发颜色深浅不一的人从东西南北涌到城里，按照那个广告去应征。他们的头发什么颜色的都有——稻草色、猪肝色、土黄色、橙色、爱尔兰长毛猎狗色，等等。像我的伙计所说的，火红色的倒还真不多。当我看到那么多的人在等着，我感到很失望，真想放弃算了。只是，斯波尔丁当时怎么也不答应。”威尔逊绘声绘色地说。

福尔摩斯给他递烟，劝他休息一会儿再讲：“你的这段经历太有趣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歇了一会儿，威尔逊又说：“办公室里除了几把木椅和一

张办公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头发颜色比我还要红的小个子男人。每一个候选人走到他跟前，他都讲几句，然后他总是想办法在他们身上挑毛病，说他们不合格。原来，要得到一个职位并不那么容易。不管怎么样，轮到我们的时候，这个小个子男人对我比对其他人客气多了。我们进去后，他就把门关上，这样他可以和我们单独谈。

“对方对我的伙计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他满足了我们的一切条件。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的头发颜色比他更好。’他后退了一步，歪着脑袋，凝视着我的头发，直看得我不好意思起来。随即他一个箭步向前拉住我的手，热烈祝贺我求职成功。他两只手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使劲地拔，我痛得喊出了声，他才撒手。他撒手后对我说：‘你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清楚地看到，一切都很理想。可是我必须谨慎小心，因为我们曾两次被戴假发的家伙、一次被染头发的家伙骗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鞋蜡的故事，你听了会觉得恶心的。’说着他走到窗户那里声嘶力竭地高喊：‘已经有人填补空缺了。’窗户下面传来一阵大失所望的叹息声，人们成群结队地朝四面八方散开。他们走后，除我自己和那个干事外，再见不到一个红头发的人了。”

“他说：‘我叫邓肯·罗斯。我自己就是那个基金的养老金领取者。威尔逊先生，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你成家了吗？’我回答说：‘我没有。’他立即把脸一沉，严肃地说，‘哎唷！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啊！你所说的情况使我感到遗憾。当然，设立这笔基金的目的既是为了维护，也是为了生育更多红头发的人。你竟然是个未婚的单身汉，那真是太不幸”



了。’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听到他的话我有多沮丧吗？”威尔逊说，“不过，我并不在乎，大钱赚不成，还是回家开我的当铺，照样过日子。”福尔摩斯点头称是，又听威尔逊继续说：“当我感到失望的时候，办事人却说，因为我的头发红得纯正，所以破例录取，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来上班。”


威尔逊告诉办事人他有个店铺，怕一下子抽不出身。小伙计斯波尔丁却在一旁说不要紧，他愿为老板照管店铺。

“薪金多少？”

“每周四英镑。”

“那工作怎么样？”

“只是挂挂名而已。”



“当我问他挂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工作其实很简单，只是抄写《大英百科全书》。”威尔逊向福尔摩斯说，“但他们的要求太严格了，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上班，无论什么事都不能离开办公室，或者至少在那楼房里待着，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不管是有病、有事或其他理由都不行。离开一步，就意味着主动放弃这个职位。可是我晚上回家，躺到床上转念一想，觉得这件事好像有点儿蹊跷，说不定是个骗局或诡计，虽然我猜不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文森特·斯波尔丁想尽一切办法来宽慰我。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想看看究竟。邓肯先生让我从字母 A 开始抄起。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继续下去。到了星期六，那干事进来，付给我四个英镑的金币作为我一周工作的报酬。下星期是这样，再下星期还是这样。

“见我的工作认真负责，邓肯先生也放心了，以后邓肯·罗斯先生就不怎么常来了，有时候一个上午只来一次，

再过一段时间，除发工资外，他根本就不来了。”威尔逊接着说，“八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我抄写了‘男修道院院长’、‘盔甲’、‘建筑学’和‘雅典人’等词条。我抄写的手稿几乎堆满了一个架子，接着，这整个事情突然宣告结束了。”

“结束？”福尔摩斯惊异地问。

“是的，先生。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我照常十点钟去上班，但是门关着，而且上了锁，在门的嵌板中间用品头钉钉着一张方形小卡片。这张卡片就在这儿，你们可以看看。”

他举着一张约有便条纸大小的白色卡片，上面这样写着：
红发会业已解散，此启。一八九〇年十月九日

福尔摩斯和華生看了看这张简短的通告以及威尔逊充满懊恼的愁容，这件事的滑稽可笑完全压倒了一切，他们两个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威尔逊羞红了脸，暴跳如雷地叫道：“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如果你们不会干些别的而只会取笑我的话，那我就另请高明了。”

福尔摩斯大声地说：“不，不。”他一面把已半站起来的威尔逊推回椅子上，一面说：“我真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你这个案件。它太不寻常了，实在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我还是要说，这件事确实有点儿可笑。请问，当你发现门上卡片的时候，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我感到很惊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威尔逊说，“后来我去向街坊和房东打听，他们说没听说过什么红发会、白发会的。问起邓肯·罗斯是什么人，他们说这名字太陌生了。我说，就是住在7号的那位先生。他们说：‘噢，他名叫威



廉·莫里斯。他是个律师，他暂住我的屋子，因为他的新居还没有准备好。他是昨天搬走的。他确实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了。是的，爱德华五街 17 号，就在圣保罗教堂附近。’

“结果，我发现爱德华五街 17 号是个护膝制造厂。这个厂子里的人都说没听过叫威廉·莫里斯或叫邓肯·罗斯的人。”

福尔摩斯问：“那你怎么办呢？”

“我只好回到我在萨克斯—科伯格广场的家去。我的伙计劝说我，如果我耐心等待，也许能收到来信，从中得到消息。但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服这口气，他们完全把人当傻瓜。因为我听说你肯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穷人出主意，我就立即到你这里来了。”

“你这样做很明智，”福尔摩斯说，“这是个很典型的案件。从你所告诉我的经过看，可能它牵连的问题要比看起来更为严重。”

“够严重的了！你想想，我每周可是损失四英镑啊！”威尔逊伸出四个手指大声说。

“就你本人来说，我认为你不应该抱怨这个不同寻常的团体。正相反，据我所知，你白白赚了三十多个英镑，且不说你抄了那么多以字母 A 为词头的词，增长了不少知识。你干这些事并不吃亏嘛。”福尔摩斯幽默地说。

“是不吃亏。但是，先生，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拿我开玩笑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确实是开玩笑的话。他们开这个玩笑可是花了不少钱啊，他们花了三十二个英镑！”威尔逊愤愤地说。

“这一点我们将努力帮你弄清楚。”福尔摩斯说，“但我想

问问你，叫你注意看广告的那个伙计，他在你那儿干多久了？”

“在发生这件事前大约一个月。”

“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看广告来应聘的。”

“每月他实际上只领一半工资，是吧？”

“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是他自愿的。”

“这个文森特·斯波尔丁是什么模样？”

“小个子，体格健壮，动作敏捷。虽然年龄在三十开外，脸皮却很光滑。他的前额有一块被硫酸烧伤的白色伤疤。”

福尔摩斯十分兴奋地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他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两只耳朵穿了戴耳环的孔？”

“是的，先生。他对我说过，是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吉普赛人给他耳朵上穿的孔。”

“唔，”福尔摩斯渐渐陷入沉思之中，“他还在你那儿干吗？”

“我不在的时候，整个店铺都由他照看。先生，我对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上午本来就没有多少买卖。”威尔逊说。

“行了，威尔逊先生，我将在一两天内把我关于这件事的意见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六，我希望到星期一，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了。”

客人走了，福尔摩斯又同华生谈开了：“一般的说，愈是稀奇古怪的事，一旦真相大白，就可以看出并不是那么高深



莫测。那些普普通通、毫无特色的罪行才真正令人迷惑，就像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面孔最难以辨认一样。但是，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去处理这件事。”

“那你准备怎么办？”华生问。

福尔摩斯回答说：“抽烟，这是要抽足三斗烟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我请你在五十分钟内不要跟我说话。”他蜷缩在椅子上，瘦削的膝盖几乎要碰着他那鹰钩鼻子。他闭上眼睛静坐在那里，叼着那只黑色陶制的烟斗，很像某种珍禽异鸟又尖又长的嘴。华生当时认为，他一定沉入梦乡了，自己也打起瞌睡来。而正在这个时候，福尔摩斯忽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副拿定了主意的神态，随即把烟斗放在壁炉台上，说：

“萨拉沙特今天下午在圣詹姆士会堂演出。华生，你看怎么样？你的病人可以让你有几个小时空闲的时间吗？”

“我今天没什么事。我的工作从来不是那么离不开的。”华生回答。

福尔摩斯让华生戴上帽子，说经过市区时顺路可以吃个午饭。他说：“我注意到节目单上德国音乐很不少。我觉得德国音乐比意大利或法国音乐更为优美动听。德国音乐常常会发人深省。我正要做一番内省的功夫。走吧！”

他们乘坐地铁到奥尔德新盖特，再走一段小路便到了萨克斯一科伯格广场。威尔逊讲述的那个奇特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些狭窄破败而又虚摆场面的穷街陋巷，四排灰暗的两层砖房排列在一个周围有铁栏杆的围墙之内。院子里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草坪，草坪上几簇枯萎的月桂小树丛，正在烟雾弥漫的环境里顽强地生长着。在街道拐角的一